



讲真话

陈思和 李存光 主编

巴金研究集刊卷七

新刊巴金文选

论坛

史料

资讯



SEU 2638456

上海三联书店

2638456

K825.6-53

9



陈思和 李存光 主编

讲真话

巴金研究集刊卷七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讲真话/陈思和,李存光主编.

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12.

(巴金研究集刊;7) ISBN 978-7-5426-3712-3

I. ①讲… II. ①陈…②李… III. ①巴金(1904~2005)—人物研究—文集

②巴金(1904~2005)—文学研究—文集 IV. ①K825.6-53 ②I206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47637 号

讲真话——巴金研究集刊卷七

主 编 陈思和 李存光

责任编辑 钱震华

特约编辑 蓝 漪

装帧设计 鲁继德

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c.com>

E-mail/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 上海新岛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443 千字

印 张 32

书 号 ISBN 978-7-5426-3712-3/I · 556

定 价 48.00 元



主 办： 巴金研究会

主 编： 陈思和 李存光

执行副主编：周立民

编 委 会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山口守 王安忆 冯沛龄 李存光 李 辉

李国燦 坂井洋史 陈思和 陆正伟 周立民

徐 钤 栾梅健 辜也平 臧建民

执行编辑：蒋珊珊



目 录

新刊巴金文选

3 北游通信

附:关于巴金 1932 年 9 月的三封佚简(李存光)

——兼谈巴金与曾今可

15 上海风景线

附:简谈巴金的散文《上海风景线》(李存光)

——巴金佚文寻探

20 关于创作计划的通信

22 关于上海世界语言学会和上海世界语言协会以及徐声越的情况

论 坛

27 吴中杰 巴金:重新举起了“讲真话”的旗帜

77 周立民 “真话”与“假话”

——《随想录》的核心诉求

128 胡景敏 行路于暗夜的尽头

——论巴金 1969—1980 年的思想转变

- 141 陈晓明 不可书写的书写与意外的文学性
——关于巴金、莫言、阎连科三篇小说
的文本游戏问题
- 149 张民权 巴金的《激流》和靳以的《前夕》
- 167 王立 《寒夜》中树生的离家出走
——巴金笔下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
破灭
- 184 近藤光雄 重读《雪》——“关怀”劳苦大众的独
特方式
- 198 坂井洋史 关于巴金与缪崇群的交往
——一个初步的假设
- 207 辜也平 作为经典的巴金文学的当代接受
——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专业选修课
“巴金研究”学期作业选
- 289 田悦芳 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教育中的巴金
- 298 叶开 小学语文教材删改巴金名作
- 307 孙晶 巴金的出版理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远
影响
- 314 刘福泉 回归与开掘
——谈新世纪《家》的戏曲改编

史 料

- 323 吴立昌 我与“巴金专案”
- 352 彭新琪 巴金在“文革”初期
- 358 欧阳翠 忆“文革”中的巴金



371 邓牛顿 我所接触的巴金

377 萧斌如 我与巴金有缘

385 钱虹 巴金：一个大爱无疆的人

391 李斧 温暖我心的爱

——写在我的祖母逝世三十周年

406 吴念圣 毕修勺年谱

资 讯

回 响

473 辜也平 考镜源流 辨章学术

——《巴金研究文献题录》的价值与
意义

478 刘涛 释放《随想录》的意义

——读胡景敏《巴金〈随想录〉研究》

记 事

484 石剑峰 巴金《家》前身《春梦》首次刊发

485 黎民 巴金文献整理与研究座谈会召开

487 巴金文学馆 纪念巴金先生逝世五周年图片文献展
开展

489 姜泓冰 巴金著作手稿、版本、书名篆刻联开展展

490 乐梦融 曹禺巴金近百封通信重见天日

491 古 巨 巴金故居(筹)召开第一次专家咨询会

493 冯 源 巴金故居发现大批珍贵文献

496 编后记

新刊巴金文选

北游通信

巴金

今可兄：

我就在那晚上动身，在南京玩了一个整天，现在已经到了青岛。这里真好，就像个大的公园。气候凉爽，又是那么静寂。我本想在这里长住下去，住一年十年都好。但是我要往前走，我要到天津去，而且过于静寂的生活也许和我不相宜。我底文章都是在忙迫中写成的。所以，至多三四天以后我就要搭车到天津去了。在那里我会读看你编的《新时代月刊》。

在上海时打扰过你几次，现在还觉得应该感谢你。林芙美子底鼓励是可以算作一

上到底怎么样？在底底我底底小烦恼，什麼烦恼都不加。留尼林和其他朋友时，请你们代我向你们致意。

北游通信

(1932年9月4日)

今可兄：

我就在那晚上动身，在南京玩了一个整天，现在已经到了青岛。这里真好，就像个大的公园。气候凉爽，又是那么静寂。我本想在这里长住下去，住一年十年都好。但是我要往前走，我要到天津去，而且过于静寂的生活也许和我不相宜。我底文章都是在忙迫中写成的。所以，至多三四天以后我就要搭车到天津去了。在那里我会读看你编的《新时代月刊》。

在上海时打扰过你几次，现在还觉得应该感谢你。林芙美子

底《放浪记》还可以赐寄一册吗？可以时就请寄到天津来。

上海近况怎样？在这里我简直不看报，什么消息都不知道。

看见华林和其他的朋友时，请你代我向他们致意。

从文问候你。

祝健！

巴 金

九月四日在青岛

二

(1932年9月19日)

今可兄：

在天津接到你底信和书，在青岛也看到你给从文的信。

谢谢你，《放浪记》收到了。

近来很想写点东西，但是在北游中只写了两篇东西，都是比较一点的，而且也已经寄给别处了。我还欠上海各杂志四五篇稿没有写哩！请等等吧，有一天我再开始“大量生产”的时候，我会还清一起的文债。而且我希望你多发表一些新作家底作品，对于你底杂志有大的好处。我底文章已经是多得使人讨厌了，将来很想替你按期译一篇中篇小说，但不知道有此能力和空闲否？

我到北平已有三四天了，再过几天又要回到天津去。

以后的行踪还未定。

你给从文信上说有诗稿给我看，想是记忆之误，你给我看的是一部小说稿。对那部小说我不满意，那天我来访你，你不在家所以没有当面告诉你。现在中国底新小说没有几部是我满意的，但它们还是照样的流行着哩！也许我底意见是错误的，但我对你的为人是抱着好感。我想人和文章是两件事情，我和你底友情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。我个人底意见也许不足信，你底年纪还轻，又有修养，将来还怕写不出惊人的文章来？而且你能把《新时代》支持到三卷已经是可佩的事情，如果能把它长久继续下去，又能把它编得

更好,你底成绩也会比文章高得多。我和从文对于你底事情都很关心,希望你做一个好的编辑。(像徐调孚那样,许多人对于他都有好感的)

巴 金

九月十九在北平

三

(1932年9月30日)

今可兄:

我明天就要离开天津了,今午却接到了你底信。两部稿子是昨天接到的。

如果你对自己底作品也不满意,那不必灰心,应该更努力才是!文章可以多写,自己不满意的不必发表。好好的维持你底杂志,不要在文章上露出一丝骄傲,对于别人的造谣,中伤,尽可置之不理。(像《倒戈的原因》、《复一波信》、《勿恼羞成怒吧》等文的态度都不好。)那么你可以得到许多真实的友情,当面恭维背后骂,这种人中国很多,不要相信普通恭维你的话,那只会损害你底令名。

返沪后只有几日勾留又将他去。你有暇可多读些屠格涅夫,托斯托夫斯基,托尔斯泰,阿尔绥拔志夫,……等人底作品,对于你底写作定有帮助。

译稿何时奉上尚难说,近来极少写文章,目前许多人来索稿,都无以应命。我拟为《新时代》译《二十四封信》一书,(或将改名《利娜》)每期可发表三封信,但恐要在明年开始了。

余话等我返沪时面谈吧。祝
健!

巴 金

九月三十日,天津

朋友中巴金待人最忠实,他常常鼓励着我,常常鞭策我。常使得我没有什么话可以拿来表示我是怎样的感谢他!

“过去的我是走在失败的路上,我自己知道。朋友们及读者们底善意过誉也只有使我惊骇和怀疑!我现在不想写什么,只想多读点书——不过有好些地方是不给稿不行的,这常常使我窘。一个本来颇有希望的作家常是被这样的环境把他送进了坟墓。希望我底朋友们都肯鞭策我,鼓励我,不要让我在各方底不忠实的赞美声埋葬了我自己!”两个月以前我复某君的信上有上面的这些话。最近,汪漫铎也写了几封信来和我讨论到我底作品,我亦非常感谢他。

巴金说:“现在中国底新小说没有几本是我满意的。”自然我底作品更不能使他满意。但他是希望我能写出使他满意的作品来是真的,虽然是毫无把握,我仍当努力——不断地努力!他并且希望我做一个好的编辑,我也这样希望于我自己。尤其是对于别人的造谣和中伤,我以前写了那些辩白的文字,现在想起来,真觉无聊。以后无论别人如何骂我,我一概都不理。我可以省下一点时间来多读点书,岂不更好。

十月五日曾今可附白

(原载上海《新时代》第3卷第3期,1932年11月1日)

附: 关于巴金 1932 年 9 月的三封佚简
——兼谈巴金与曾今可

李存光

1932 年 11 月 1 日出版的上海《新时代》月刊第 3 卷第 3 期以《北游通信》为题刊载巴金的三封书信。三封信都是写给该刊编者曾今可的,写信时间和地点分别为:1932 年 9 月 4 日于青岛,9 月 19 日于北平,9 月 30 日于天津。信后有曾今可满怀感激所写的附白。

这三封信未见于《巴金全集》及相关书信集,之所以引起我的

关注,有三个原因:

首先,就我的了解,这当是报刊最早公开披露的巴金私人信件,且同时发表三封,实属仅有。上世纪20至40年代,巴金的书信极少发表,所见者大都在20年代后期,这些信件中,有的是以书信形式讨论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问题,如《寄〈革命周报〉编者的信》(1927年)、《给急弦的信》(1927年)、《致钟时》(1928年)、《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》(1927年)等,有的则是借书信表明对某事某文的立场、观点、态度,如致周全平的《洗一洗不白之冤》(1926年)、致北京高丽青年社的《一封公开的信》(1926年)、《〈中天底来信〉答复》(1929年)、致索非的《两个质问》(1929年)等。这些信少数用过笔名“黑浪”、“BB”,大都是用“蒂甘”之名发表的。而《新时代》这三封署“巴金”之名发表的信,无关“主义”“信仰”,也不涉及论辩表白,纯粹是友朋之间互通信息交流思想的私人信件。

其次,这三封信有助于了解1932年9月巴金北游一个月的行踪。由于1932年北游巴金没有留下随笔杂记,过去,只能据他在有关文章中的零散叙述考察,得知他1932年9月上中旬去过青岛、北平、天津,在青岛住沈从文处,到北平住过缪崇群家,去天津看望在南开中学任教的二哥李尧林。这三封信,则提供了巴金北游一个月更为具体的行踪:9月初离沪,在南京玩一天,然后去青岛,约9月7、8日到天津,约9月16、17日到北平,数天后又去天津,10月1日离开天津返沪。巴金曾多次说过,他去天津看过李尧林三次,可以确定,其中两次就在1932年9月。

再次,收信人曾今可及其主编的《新时代》月刊与巴金的关系极少为人道及。三四十年代,巴金有许多“属于各方面的,甚至不同党派的”朋友,其中这位曾今可为何人?

据有关资料,曾今可的简历如下:江西泰和人,生于1901年。本名曾国珍,字今可,笔名君荷、金凯荷。1926年北伐中加入国民党,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师政治部上尉科员,后升任第五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。北伐结束后,到上海从事文学活动。1929年加入“南社”。编过《马来亚》月刊。1931年创办新时代书局,主编《新时代》月刊。1931年至1933年,出版短篇小说集《爱的逃避》、《诀绝

之书》、《法公园之夜》，长篇小说《死》、散文集《小鸟集》、诗集《爱的三部曲》、《两颗星》等。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。1935年毕业回国，任职浙江省审计处。抗战期间，先后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上校科长、江西《政治日报》社长、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部少将参议兼代《开平日报》社长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“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”委员、成都中央军校上校政治教官等职。抗战胜利后由福建往台北，任上海《申报》特派员兼台湾行政干部训练团讲师，后任正气学社及正气出版社总干事，主编《正气月刊》、《正气画报》、《正气丛书》。1947年主编《建国月刊》并创办《诗坛》。后任台湾省通志馆主任秘书、《台湾诗选》主编、台湾文献委员会主任秘书、委员等职。1957年与于右任等创设“中国文艺界联谊会”，任秘书长、副会长。1964年当选国际桂冠诗人兼国际桂冠诗人协会中国代表。1971年病逝于台北。（据“数据江西·江西历史人物·民国人物”及《台湾大百科全书》等综合）

曾今可自任主编的《新时代》月刊1931年8月创刊，1934年6月停刊，1937年1月复刊，4月终刊，共出版7卷38期。创刊号上曾今可发表类似发刊词的《随便说几句》一文，称“《新时代月刊》是一个纯文学刊物，她没有什么政治背景，也不谈什么主义。在我自己是一向主张文艺不应该附属于任何主义之下的，否则便成为某种主义的宣传品了——这不能算作是文艺！我这主张，至今未变。”该刊前期，一些知名作家如郁达夫、沈从文、丽尼、臧克家、艾芜、沙汀、何其芳、袁牧之等都曾发表过作品。

说到巴金与曾今可及其主编的《新时代》月刊的关系，可举出如下事实：就巴金说，他在该刊发表过四篇著译：所译俄国民歌《凡尔加的岩石上》（1931年9月第1卷第2期）和赫尔岑《母亲之死》（1931年10月第1卷第3期），所作《〈奴隶的心〉序》（1931年12月第1卷第5期，后改题《〈光明〉序》）和散文《上海风景线》（1932年9月第3卷第1期）。此外，1931年9月新时代书局出版过他所译高尔基短篇小说集《草原故事》。就刊物说，该刊第1卷第1期至第3卷第1期的“文坛消息”栏刊载过九条及时报道巴金行踪和著译出版的短消息，1932年9月1日出版的第3卷第

1期还登载过郭沫若(糜文焕画)、华林(孙福熙画)、巴金(荷兰George Grozag画)、鲁迅(马国亮画)、田汉(马国亮画)五位作家的画像,巴金像当是报刊最早刊出的一幅他的画像。这幅画像又题为《格洛赛为巴金写像》载于1932年11月1日《现代》第2卷第1期,后置于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1月版《雨》封面,因此广为人知。

可见,1931年到1932年底,巴金和曾今可交往比较密切并对他有真切的帮助,正如曾今可在巴金三封信后的“附白”中所说:“朋友中巴金待人最忠实,他常常鼓励着我,常常鞭策着我。常使得我没有什么话可以拿来表示我是怎样的感谢他!”

巴金在三封信中都写了些什么呢?

一是告知自己上海—南京—青岛—天津—北平—天津的行踪和写作情况。9月19日信中说:“在北游中只写了两篇东西,都是比较长一点的,而且也已经寄给别处了。”这段时间写的作品能查到的有四篇:在青岛写的《〈砂丁〉序》(载1933年1月开明书店版《砂丁》),9月13日在天津写的《我的自剖——给〈现代〉编者的信》(载1932年10月1日《现代》第1卷第6期),短篇小说《爱》(载1932年11月1日《新月》第4卷第4号)和《电椅》代序《灵魂的呼号》(载1932年11月1日《大陆杂志》第1卷第5期)的一部分文字。巴金所说的长一点的“两篇东西”,应该是指《我的自剖》和《爱》。

二是回答曾今可的索稿要求和向他索书。巴金表示,拟为《新时代》译《二十四封信》一书,但此事并未实现,1934年10月巴金才得以将它改写为中篇小说《利娜》,署笔名“欧阳镜蓉”连载于《水星》。巴金要曾今可再寄一册林芙美子的《放浪记》。林芙美子(1903—1951)是日本女性小说家。出身贫寒,高中毕业后当过女仆、女工和店员,1930年发表的日记体自传小说《放浪记》,可谓作者早年在社会底层挣扎生存的实录。小说以犀利大胆、无拘无束的文风受到世人瞩目,林芙美子因此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作家。《放浪记》中文译本由崔万秋译,1932年1月新时代书局出版。